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舉人臣秦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五月戊申朔上御大慶殿受傳國寳行朝會禮初咸陽民叚義刼居因造屋斸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藏於家朱獻有詣尚書省言雍人有得寳物匿而不獻者都省方下長安問狀而義已持璽

來獻璽玉甚美色正緑蹇序辰為禮部尚書安惇為諫議大夫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亡之今為時而出天所貺賜當以禮祇受告於郊廟遂下學士院御史臺尚書禮部秘書省集官議而舍人給事不與蔡京邢恕輩與序辰唱和以為希世之寶為時而出而御史臺主簿李公麟以謂璽文乃小篆為鳥魚狀葢李斯所篆又云初學記云藍田之玉如藍故謂之藍田此真秦璽也京等以傳記所傳難於考合但云漢以前璽遂

求對欲以受尊號册禮因五月朔大朝會受傳國寶上許之禮官以語人而三省猶未之知後一二日詔三省悉如其請凡緣受寶詣宫觀恭謝并賜宴及賞諸軍等三省皆不與聞它日許將謂曾布言初得此璽章惇以謂秦璽何足貴但令集議不過藏天章瑞物庫而已黄履亦深以為當然既而京等專達未嘗關由三省一日黄履言若因五月朔朝會而受之亦不妨惇大駭且怒履之變前議盖履得之蔡卞也及詔如所請惇等不復

敢一言聞者哂之既而有言五月朔朝會不經朝廷久已廢此禮上止令改正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傳國寶一如大朝會儀凡已行宣赦文移悉追還依此改正上御通天冠絳紗袍降坐執鎮圭搢圭受寶於太尉以授掌寶官乃升坐受朝賀掌寶官以入內副都知馮宗道梁從政充正月十七日二月四日可考己酉德音降天下死罪囚徒以下釋之詔受寶畢就今月十一日宴於紫宸殿

辛亥詔劉摯梁燾據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語言偶逐人

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壽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仍各於元指定處居住劉摯為文及甫所証梁燾為尚洙所證各是一事四年八月十六日並付蔡京安惇究治實錄但稱尚洙等而不書文及甫姓名恐合增入後劉跂辨謗錄載新州元符元年七月牒備載五月四日聖旨亦不稱文及甫止稱尚洙等蓋當時果不出文及甫姓名然五月四日乃三省同進呈蔡京乞廢棄摯諸子狀遂進呈訖其日即有此聖旨蓋實緣及甫所告也跂錄今悉具注在後梁燾家屬令詔州居住又邵伯温云蔡京安惇治同文獄煆煉不成哲宗疑之會星變赦批出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戮大臣劉摯等事可勿治不然數十家皆被誅戮矣然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伯温所云亦既具注在

三月九日先是蔡京言臣昨奉詔究問文及甫書事尋

具進呈乞賜施行至今未奉朝旨伏緣劉摯與其同罪有司馬昭之心為同時之人所發而陛下以天地之度貸其萬死恩至厚矣而臣拳拳猶有請者欲正其典刑以及其子孫以信於天下今摯已物故子孫雖有廣南居住指揮而未聞有廢棄之命至於同惡之人前物故與未物故者俱未有也且人臣有司馬昭之心大逆無以加此則凡知事君者莫不切齒而曠日引久未聞行遣此臣之所未諭者夫罰罪陛下之威柄今大逆不道

之罪而得逃於今日臣愚以為非所以示天下也伏望

早降指揮詔以京言送三省於是三省同進呈而有是

命此據劉荀紹興六年四月繳其祖父跂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訴理父摯寃事狀本末內有此劄子具載紹

聖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垂拱殿進呈有言送三省五月三省同進呈訖蔡京又有第三奏今附七月二十四日

庚午李清臣落職時蔡絛黨籍篇元祐始責蔡丞相確過重且終元祐不內徙而死及紹聖初章丞相當國則

罪元祐之臣逐深慘當是時曾公議獨多不合故終與章丞相有隙章丞相嘗謂林黃門希曰勿語蔡四蔡四

曾得他指頭麻引來指頭麻引者市里之語謂利之小者也蓋曾公元祐時曾除發運使又遷龍圖閣直學士

守成都故有是詔及邢尚書恕發文及甫書事謂元祐大臣欲廢天子者指宗素疑及得恕白事因赫怒語大

臣至泣下曰使廢朕欲持朕安之乎是殺之耳令主名雖已死要當族此六家乃命魯公及御史中丞黃履知開封府路昌衡鞫之初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時其子及甫寓書邢恕自執政者皆為廋辭且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共知之至是恕首發目謂劉摯王巖叟范祖禹等六人有謀又高后崩時羣臣有密奏多在卧内因焚寘贈物為一切焚去疑有獻謀者且獨得祖禹諫疏風聞禁中求乳人方天子富春秋未納后令求乳人則宫中必有孕者因謂高后非所以保護天子則祖禹有意揺動矣合此為跡於是盡拘干驗及文書就獄魯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方屢以獄事對而哲宗語益嚴峻魯公進曰為人臣而欲廢主天下當共疾之況臣等乎臣在元祐時嘗兩過關備見人情若謂無覬望則不然至於有廢主之心恐欺天也且主名者皆已前死獄事一無所據驗不得持恕及甫偏辭而妄殺人且臣下與其尊陛下以族人之家昌若將順上美擴天地之度寛

此無辜哉時怒未息又哲宗素威嚴二公為之汗浹其背而魯公詞益懇惻哲宗猶未許但屢飭盡力曰卿莫是要放了假當時廢朕則有死足耳詎得至今日耶魯公叩頭又力言之哲宗大怒作色不語二公亟退魯公以笏攔二公且力爭哲宗忽以手據膝張目而言曰嚇為卿赦此六家於是魯公獨再拜謝因劾及甫手欵謂有司馬昭之心不知所出引據失當獲罪獄事遂得解其後陳諫議瓘擊魯公有曰不族劉摯者終歸誰恩欲斬王珪者初亦何事蓋即謂是也欲斬王珪語具家傳不及於崇觀故不録曾公是時雖不同元祐亦與章丞相叔父文正公不合及上即位時曾丞相執朝柄又復大逐熈豐時人魯公白上曰云云家傳蓋是條別有此書今不傳此黨籍篇敘文及甫獄事皆與它書有異條偶後死因竄取當時公議妄有著述要亦不足信也京有劉子紹聖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垂拱殿進呈可證條妄為其父飾說决不可信也紹聖四年閏二月十七日

黄履已自吏書為右丞蔡京與安惇究治文及甫劉唐老事在四年八月十六日陳瓘元符三年九月十七日奏云京在紹聖親入文字乞族摯等并龔夬十月三日奏俱可證條竊取著述之妄曾布日録四月甲辰云兩轄俱以奏告南北郊不入章惇為布言蔡京有章云昨治文及甫張士良事語連劉摯等皆未曾行法乞施行惇云及甫書詞別無證左摯等已貶死但欲禁錮其家屬耳此必不可行許將亦以為然布笑云此皆長者之言也惇云京又嘗言不誅楚郎則根本不正此亦豈可行渠論議大約如此布云亦數聞希道此語賴上睿明察其言不足聽爾上嘗諭布云燾摯等雖有此謀楚郎何由得知蓋合謀為此則非三二人可辨其株連必廣然非睿明豈能洞察如此也將亦深以為然劉跂辨謗録載諸人說此事頗甚詳悉今悉附注此可徐為考證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一日跂就東府見韓治說紹聖初蔡渭便曾陳狀首論元祐大臣懷姦逆之意其狀

李清臣在中書封起紹聖四年又陳狀具言安燾李清臣沮抑不行方下邢恕檢及甫書恕獨對入言小子並不商量遂繳上真本是竹紙由此差官究治具說及甫書及供通語言並與後來所見案牘本中無異又說據尚洙書札是一庸人惟滑狀甚有倫理明是潤色意謂卞輩跋案韓治說上件事時已盡見案牘真本但隱傳聞治又言及甫供通朋類稱葉濤孫諤南京人詹適孫升龔原皆劉摯黨人二蘇范祖禹等非劉摯黨自是姦黨跋據後來所見錄本案牘却無葉濤等姓名必是錄不全治又言有許劉某以不死之語治又言邢恕服除赴永州路逢蔡碩及甫書一本與碩碩嫁女與文康世因到西京視女親見及甫所說粉昆謂韓氏專恕魏公冊立後來到官所供乃不同碩壻許并亦曾如此說治又言往年親見邢恕說粉昆謂何晏兄也治又言頃任京西路提刑本路常平李鈞即安惇門人素親厚常從容為治說惇昔日寄說同文事恨無的驗只得潞老

一手札足矣又正月十二日跋就府第見安燾跋說近方得知尚洙子細聞之甚喜卻說周秩曾言龔原在徐邸與劉摯書簡交通哲宗意卻不以為然究問得果無有周秩尋被責故朝旨報出十九日章中不載又正月十二日牛寔來跋安下處說今月九日左僕射取中書門下房文字偶見頭簽有尚洙字畧就房吏拖看一遍並不見先相公名字因省記紹聖四年內有官人都堂出頭令引在暖閤內就桌子上供狀甚久自納與章相公了退去乃是尚洙官人即不知所供何事寔乃先父門下故吏允三省行首跋到京凡親舊皆托體問尚洙事故寔特來說此事又正月二十二日跋請張舜民相見舜民時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對皆乞早辨宣仁疑謗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僉口謂當日誣謗自不分明今日卻不用分明辨之問曾見邢恕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未曾見後來又責周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說要后語言本是章惇說出

指以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與賊臣惇各加五木對
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又
正月二十八日李格非說龔原紹聖間為范鏜所脅甚
窘鏜再三言不若實說了恐後來轉不便原只稱實無
格非言龔純篤稍有分毫必被脅出政謂前見安燾說
周秩所言究治無實恐後是章惇親改曾委范鏜又正
月二十八日韓治說范祖禹劉安世同論雇覓乳母再
責降詞云規欲動搖是章惇親改最以劉范為造端之
人及甫究治所供狀通安世而不通祖禹不曉其意又
二月初三日李格非說曾見鄭雍言惇相在位誅戮斬
伐之語不離口每言斫十數大姦首級使其子孫流離
惡地豈不可觀又二月初七日宋喬年到政安下處說
蔡元長既召蔡蕃相見從容蕃問曾聞邢恕言於人自
謂與劉摯甚有恩京言誠有之京將上殿恕適相逢牽
京衣袖言劉梁二族在此一舉公其念之喬年又說蔡
元長安惇究治未明的確間一日下告以惇相容議別

差官勘鞫京大怒因以急速請對遂陳述惇素與臣有嫌若別勘必差路昌衡此人不惟覆兩族必以縱反者陷臣等遂再三哀懇上笑言不別勘再三言不別勘蔡蕃者摯長女壻也又二月十一日王據說曾有省部文字下書舖告示元告人尚洙等劉其梁燾已身亡更不施行取知委去又二月二十日跋累見安厚卿稱張士良内臣獄中百端誘脅並無虛說人甚奇之又見韓治說士良供通別是一卷與及甫不相干但同在究治所耳果欲見之未得令就白鐵班所居處見之說自白州編管令過闕既到城外開封吏監送軍巡寄禁半月日忽夜送一處簾前詰問先示以知而不告同罪條又許以見聞贖罪凡四五十日却送白州間以及甫事乃不相干跋吏不敢復問又二月二十二日跋在相容次逢馬珰珰說往年守官京東運判時邢恕自青州過鄆既去運副黄寔客諮珰非久有一極大事必作是邢說但不得其詳跋是年未赴蘄陽侍下在鄆見恕經過曾往

謂之其人平日於先父及政何所不說今雖異趣謂其
尚相存恤而辭氣乖忤蹴踏如不逞乃知所懷如此又
三月一日政就府第見李清臣亦說封起渭狀幾欲赤
族誦其落職辭云力護凶邪公為蔽匿清臣再執政惇
相尚未去位曾密問向者王司馬劉梁等數事相公皆
施行的確有何照證到今未若曉得章但云別無他事
各自別有因依終不肯說清臣又說惇曾因奏事上前
自言此數事王馬劉梁等事皆是邢恕說與臣因此責
恕恕上章乞與惇對吏不降出是金口曾諭政謂此與
張舜民芸叟所說同韓治亦曾說如此當是的實又三
月七日政就劉唐老家見之唐老說丁丑年六月中文
康世告妻父蔡碩言及甫與唐老密謗時事言不久必
變惇必族滅餘執政必竄又云康世見劉唐老親說碩
使康世形於手筆携往見蔡卞遂有旨下監司周秩根
究此事未了九月中同文事又大作遂先攝及甫下同
文獄後來方興洛獄政見曾右相說先因劉唐老事後

有文及甫事與此相符然不曾問得洛獄後來如何結絕必有知之者當問

詔比幸睿成宮其先朝從龍官等已推恩外其宮官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韓維特復左朝議大夫致仕仍與一子宮觀差遣故孫固邵亢王陶陳薦孫永孫思恭逐家各賜銀絹共三百匹兩先是曾布言陛下於先帝恩舊推恩無有遺者獨韓維未有恩旨維年逾八十諸子皆當得次遠官無復可仕宦陛下推恩免諸子遠適使維垂老得諸子在側有祿足以自給恩亦不細上曰與免一子

布曰維止三子俱免亦不多上曰當諭三省布曰臣欲
傳旨三省上曰待自諭與之布唯唯布錄此段在翌日四月己亥
上諭三省而三省有毀之者以謂免均州之行已推恩
矣後五日布又為章惇言維且與免諸子遠適亦為賜
大惇曰何必如此但與復官則自無此事布曰如此何
善如之　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進築納木囊山新寨
畢工詔賜名殄羌寨二月一日乙進築　西賊犯順寧寨副將
張守德邀擊之斬十二級奪馬四十匹以有降羌預告

邊將故也布錄辛亥　涇原遣孫文將九千騎出沒烟擊賊屯斬級獲孳畜布錄辛亥四月二十三日辛丑當考　涇原又奏久旱草未茂乞展限進築沒煙詔以五月中旬進築布錄辛亥　權吏部侍郎趙挺之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徐鐸為吏部侍郎

癸丑以受寶畢恭謝景靈宮至於甲寅

乙卯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醴泉觀還自醴泉詔特賜諸軍特支如端午例户部不覆奏即日施行既而

又賜二府金帛衣帶皆出中旨云　御史蔡蹈言臣伏
見今年五月一日大慶殿受傳國寶在廷之臣預行事
者方被賜賚其餘皆陪位之人即無被賜賚例近聞陪
位官獨宣德郎人各賜絹十匹臣本察曾行取會所隸
官司皆不知有此指揮臣契勘自來朝會於升朝官外
吏部吏差京官宣德郎五十人相貼陪位止欲充盈班
列而已若賜賚下及陪位之人則京朝官一例霑恩更
無間異今捨朝士而獨取京官臣愚不知是何官司申

請晝到指揮未恊在廷臣庶之議況支散之日又不預行關報臣竊慮宣德郎者其間多是待選吏部羈旅隱約素不指望無由探伺或告報之時偶有出入致未必人人徧受其賜京朝官等是陪位之人令止及京官若又不能徧則朝廷恵澤未為平施臣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根究施行蹈言附見從違當考　大理寺欲將臺察公事一月以上者並引用五月二日德音原免庶在京官司均被恩宥從之新無

丙辰轄正進奉大首領納瑪密戩小首領阿嚕等並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充本族副都軍主軍都指揮使七月癸丑辭

丁巳詔大禮令處有續降并刪改合行改正文意可專委左右司郎中等看詳修寫一本及元降舊本進入

戊午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武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指揮使以上預坐

庚申詔獻寶人叚義為右班殿直仍賜絹二百匹正月十七

日三月十六日五月一日　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進築博羅特寨新寨畢工詔賜名威羌寨二月一日乞進築　涇原路經畧司言歸順人部落子明山委是心白向漢詔明山特與副兵馬使　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投来人稱西界人户在大沙堆存泊及人馬在南防護尋令苗履劉安統兵至大沙堆等處破蕩賊衆斬首八百級生擒帶牌偽天使一大首領二牛馬孳畜萬計族落燒毀殆盡班師至威戎城詔諸軍士各賜錢有差惠卿家傳四月遣鈐轄苗履諸將出寨二

十九日至夏州焚蕩而去五月一日至大沙堆賊帥威明嵬勒丹嘉納克多凌率衆迎敵履等力戰破之追奔五十餘里斬首五百餘級獲其帶牌天使一名大首領二人孳畜萬計布録六月二十五日賞功 樞密院言諸縣冬教委提舉保甲司於本州通判職官内選差分定縣分躬親提舉監教及同共拍試揀選不得過兩縣如拍試揀選日數相妨聽計會逐縣展縮不得過兩日如縣分數多聽於以次官内選差其倚郭縣上委知州同當職官依此提舉拍試揀選仍逐次具所選差官職位姓名及分定縣分申樞密院即所選非其人致

教閱拍試揀選有不如法并元選差官司取勘施行從之此並用舊録　元豐保甲但於諸縣團教不曾上州昨以義勇法修定三年一赴州教而議者多以為不便故罷此據布録昨以義勇法修定當考　又言博軍子遇軍行委所屬曉示只得於軍馬後隨行如敢偷路先自過界並從軍法許人告捕每名賞錢十貫從之

辛酉京西轉運副使周秩知登州以疾請也翌日曽布對上忽問曰周秩有何事布曰不知何等事上曰章惇

云卿曾言及秩事布曰臣曾見李延嗣延嗣以承議郎權成都運判改權京東運判在三月二十五日其初為成都運判在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言秩作轉運使時事上曰是惇亦曾問延嗣如卿所聞且言秩在兩浙不檢事甚著已令體量布曰臣見延嗣所言乃淮南事秩自淮南移京西因歸泰州遂於揚州奪一豪子見僦官屋逐其家數十口出外又於真州諸官屋官為修葺物論甚喧上曰此事尤不可也　臣僚上言請自今太學公補試視貢院别試所空閑排辦更不以武成王

廟作試所從之　詔鄜延路經畧司詳問近獲西蕃帶牌偽天使如知得西界事宜令乘傳赴闕　詔太僕寺自今應到寺四尺二寸以上六歲以下雜馬並赴揀馬所揀選訖方許支使　左司諫陳次升奏乞獲首級令監司覆驗及孳畜據實數推恩三省樞密院以為孳畜自來不曾推恩首級難以令監司覆驗遂進呈訖布錄

辛酉

壬戌尚書省言進奏官許傳報常程申奏及經尚書省已出文字其實封文字或事干機密者不得傳報如違

並以違制論即選造事端謄報若交結謗訕惑衆者亦如之並許人告賞錢三百貫事理重者奏裁從之　又言戸部奏請應提舉出賣鮮鹽司管下官賣及通商去處欲乞並委官專切提舉廵捉私硝鹽事如廵捕官不切用心致本處課利虧失及州縣斷放違戾許按劾并取索公案依條施行從之　是日章惇遣涇原書寫機宜章綜謁曾布綜棨子也布語之涇原此月八日尚奏無雨没煙前峡若果無草及大暑旱災未可進築但奏

来不妨朝廷不可欺罔若可為而不為固自不可若不可為亦何可强綜曰此事須賴密院主張若丞相則不容其如此布曰苟不可為何可强也邉事内外一體但要穩便此事繫安危休戚何可使性氣質夫左遷但以奏報偶有不當不足介意朝廷方倚以邉事有可論列不可蓄縮若所陳有理亦何敢不從若五月未可進築即七八月方西兵點集時亦未可為須俟十月間賊馬已散或并兵在他路或俟来春亦未晚綜曰但恐丞相

督責不容如此布曰事理當然亦不可奪也綜又言父
老歲月間欲求去不知邊事如何是了時布曰涇原但
了取天都則賀夫可以求去矣若丞相之意則不然必
欲覆興州而後已孫路兩表皆云俟覆妖巢乃敢受新
命丞相以畫河為界為雜儧院子中語然經營邊事固
自有次第既得河南則興州自有可圖之理但不可忙
爾先是布在醴泉語悖及此悖大以為非布亦痛折之
許將但相和鮮蔡卞則默然而已

癸亥詔涇原委是久旱未可進築即相度聞奏　環慶奏罷築之字平以無水故遣种朴應副涇原布録癸亥兩浙提刑司言人户陳訴為犯私酒遷徙往別州縣乞依赦許放按去年九月赦編配人已特減三年揀放乞比類施行詔已遷徙人放令逐便

甲子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禄大夫知延安府吕惠卿換保寧軍節度使再任知延安府先是曾布言前日章惇云惠卿去再任止半年便與建節不妨臣以謂建節

未可輕議惠卿進築城寨已改四官今為右銀青光祿大夫天下止有惠卿一人為之將来築了但可降一奬詔而已再任但可遷左銀青朝廷名器所當愛惜未可建節也左右銀青乃真尚書舊六尚書皆細轉今更一遷則為特進矣上笑曰更有金紫光祿大夫王珪嘗為之又曰章惇照管惠卿家兄弟布曰此衆所共知凡温卿升卿所請不問可否無不從者温卿昨在淮南奏乞真楚泗州非假日不得用妓樂筵會尋從之既而將替

又奏乞監司得替知州轉官雖非假日許用妓樂亦從之中外以為口實同列中亦有言蓋許將曾面斥惇此事又言康卿自長垣知縣得替十餘日間便除開封知縣見闕其他堂除人有得替一年半年不得差遣者上曰又有一和卿布曰已死然和卿人材最下又不及温卿而温卿又非惠升之比上曰升卿修學亦能講說曉事但不平穩爾布曰聖諭盡之矣蔡卞亦嘗言使升卿在此豈肯安静必須别起事臣亦以謂其天資如此若

邢恕終以不靜敗事豈其性然也前此上又嘗問劉宗傑以私謁后族得罪見說性極狠布曰與同官爭職事不勝後隅一兩任罷歸猶進狀不已至下獄終不直遂致仕元祐中復起上曰致仕者須有人舉薦乃得再仕布曰不然如呂升卿諒卿只是尚書省用堂劄召上亦哂之鄜延凡進築九城寨惠卿既改四官餘六城寨未推恩於是以進築並已了當及惠卿將任滿合推恩特除惇久有擢惠卿意衆頗難之既而惇議以招地及再

任一併推恩上遂許之仍顧執政曰已上更無可遷許將曰但用移鎮爾上又問故事如何布曰舊亦有例如丁謂程琳程戡皆不曾作相後亦建節惇曰近歲王拱辰不作執政亦建節元祐中馮京亦是布曰京曾作樞密使自當鎌院上顧蔡卞曰樞密使自來鎌院卞曰然上嘗謂布當作使故有是問布又曰文臣以節度使為重武臣以宣徽使為重文臣先作宣徽然後建節武臣多先建節乃得宣徽使蓋欲上知建節之為非常恩也

二十三日惠卿奏云云可考

司封員外郎朱京為國子司業二十六日

罷

詔故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丞旨宋球除合得恩澤外更許陳乞親屬差遣一次

乙丑詔寶文閣待制知永興軍胡宗回落寶文閣待制充集賢殿修撰知隨州宗回前知桂州妄加助教蔣昌罪昌病不令家人入侍死於獄中故有是謫　工部言諸路經畧安撫司自今後如因修葺城樓器具請先行比對元豐法式參照興修如一路一州舊制已完興新

制有妨者即相度利害以聞　熈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歸順部落子博伊克稱曾投夏國今復誘致親屬二十餘人并首級馬等歸漢詔博伊克為三班借職仍賜絹五十匹　涇原路經畧使章楶言已出師於没煙前峽等處進築城寨詔賜軍兵等錢有差布録涇原奏十九日期秦慶兵會鎮戎以二十二日進築没煙前後峽詔走馬喝賜特支　工部言河埽退慢見在物料委都大司約度除合存留外據應那撥之數比般運脚乘之費有間官者仍審量所要向著之處可以收買得足

不悞支用即本司關州縣估定價直出賣到錢津般却行收買從之新削　詳定一司勑令所言州縣倉糴納斛斗級行重法者每三人為一保保内因本職犯贓罪許經官舉發知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三等即事發逃亡量所犯輕重均備賞錢或監錮收捉其衆人不保者相度去留如諸色人告獲除酬州賞外願充贓子者聽承替從之新錄削此月丁亥可考紹聖四年十二月戊申初立互保法　吏部郎中編修都官條例方澤言軍大將已經改轉而再應磨勘者並自

初補後通覆點磨即誤已改轉改正訖點磨人與理第一等功一次諸軍大將磨勘而誤改轉已給付身者主行吏人杖一百不以赦降首失原減即未給付身者量輕重理過名上簿事理重者申尚書省從之新無詔賜荆門軍漢壽亭侯關羽以顯烈廟為額從本路監司請也

丙寅詔以六月朔改元為元符初議改元上謂輔臣曰前代元鼎之類皆明白如何章惇曰元符最好其次有

真符寶符皆不及兼寶字皆先世末歲所稱如天寶皆是上曰如此即且作元符曽布以為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自云已嘗論奏更不欲紛紛故默而止　三省言安燾先落觀文殿學士已及一期詔安燾展一期取旨（當有議論須考詳）

詔朝奉大夫知晉州劉昱承議郎通判晉州王蒙各罰金二十斤以嘗薦指斥人胡潔已也（并正月九日）　詔秘書省撰祭顏子孟子祝文從朝請郎吳深請也

戊辰詔自今除名勒停應叙用人不許帶勲賜　熈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歸順部落子大首領威明約黙特乙特補西頭供奉官帶本族廵檢從之鄜環慶路經畧司言修築横山寨通塞堡畢工詔如京使李浦以防托部役減三年磨勘又以傳達朝廷恩意招到歸順人衆更遷兩官走馬承受西頭供奉官盖横以接納歸漢蕃酋減三年磨勘餘各等第推恩　是日尚書右丞黄履獨留對甚久既退上問曽布曰章惇待黄履薄每議事多云

履理會不得布曰惇誠輕易待同列多不以禮獨於臣
不敢慢臣亦不為之屈大率接人鮮禮又多以語言傷
人如吳居厚乃惇所引然郭時亮言居厚亦怨之云每
至都省白事多被詬辱上曰尚書體重不當如此布又
言向蒙宣諭邢恕云人畏之如虎臣大以為不然惇於
政柄多為人所移易所主人物多為人所攻病人實不
畏之但以語言輕易遇人無禮及不接賓客中外慢罵
萬口一辭只如接從官只着道衣此尤非禮上曰着甚

道衣布曰隱士帽紫直裰繫一縧而已上又曰見蔡京何如布曰渠既例如此想亦不為京變然不曾問兼只自去年来如此臣昔作從官亦曾謁之相見差遲問其故云方着道衣接郭茂恂以臣来換衣服蓋是時惟以道衣接郎官輩上深哂之曰此誠不可布曰近臣乃人主所體貌接之不當如此上又問卿等如何布曰莫非朝服從官叅辭謝必秉笏見之上數與布言惇論議及所主人物為不當布亦言曾與蔡卞論惇見遏報凡云

西人困弱畏懼或云怎生奈何去則必曰此報是實若云西人點集兵馬待來作過則必曰此是亂報下臣云何止邊報如此其論政事及人材無不然者以至臣僚奏請如呂温卿升卿之徒所請不問是非皆欲施行其不悅者雖更有理未必聽上亦哂之布退謂許將曰履今日之留似有所訴將曰懷此久矣同列孰不然者但人人望公過此爾布曰尸素無補日有去志安有此但惜惇止以語言禮貌失人心致上意彌不悅爾將笑

而不答八月己丑蔡京乞立法

已已刑部言請應緣邊并其餘不拘元來路分觧撥都知兵馬使補充軍大將到部遇汴河綱有闕如不願押者緣邊人聽歸本貫路分經畧安撫鈐轄司聽候差使候三年滿替歸部依條對入第四等重格差遣餘並聽歸本路押綱一次如本路無綱却許歸都官依條押汴河糧綱一次若不願就押即許令降一等指射次第五等見闕綱運一次候回日依條各對入本等重格差遣

從之新削祕閣校理知隨州趙㪚為司封郎中二十六日罷
庚午河北轉運司言乞本司不拘常制奏舉勾當鹽事
文臣二員詔特許奏一次　權禮部尚書蹇序辰言按
元豐四年三月詔自今在京官司合舉辟去處不得舉
辟執政官有服親欲望申明前詔以昭至公之道詔在
京官司自今遵守仍令御史臺覺察彈奏其已舉過人
契勘取旨序辰言此盖為曽布甥王存發也王存事具六月乙巳
二十八日　詔丹唎闌賜名會寧關前賜通會關勿用政和元年

七月十八日檢會此詔乃以為元豐四年三月十七日所立條按此條實四年三月八日乙未所立熙寧七年已於河州置通遠會關故改此三月二十七日賜名通會今改之

鄜延路經畧司言修復米脂寨畢工詔統制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吉州刺史王愍遷一官同統制四方館使祁州團練使苗履復遙郡防禦使仍各賜銀絹各五十匹兩朝散郎石丕等五人候本路進築城寨功賞畢日併取旨餘各等第推恩布錄同呈米脂修城賞功內文臣各已三四推恩得旨候本路功賞了日一併取旨蓋自此猶有四次築城寨未賞功也張若訥以負犯更不推恩

呂惠卿既

修築米脂等寨處執政有妨其功者因取前後所降朝旨條上且乞留中曰此據惠卿家傳修入家傳云處執政之見憾者又將妨功蓋指曾布也今稍刪潤其語三月七日米脂寨畢工四月十二日平夏城畢工五月四日殄羌寨畢工十三日威羌寨畢工二十二日米脂寨賞功臣先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體問相視米脂細浮圖聲塔平石堡塞門黒水至大里河長城嶺以來選擇地利從長進築臣計本路橫山膏腴要害之地無過此數處而其遠不過大里河長城嶺以來若不委自本路從長擇利進築一一奏候指揮往還旬日

必至有失機會則上件朝旨已得詳盡而故安遠寨發兵興工已得指揮差保甲般運而忽降朝旨放散臣深以為疑續見邉人有機會可乗而細浮圖聲塔平正在大里河之内既有許從長擇利進築指揮臣一面奏知計置進築畢工别無闕誤自後又准三次朝旨令後進築先相度利害聞奏候得朝旨方計置人功物料乗機會興功前後更有似此指揮不一各有相妨臣皆未知所遵依尋具劄子申明凖樞密院直批若蹈逐到進築

處與新建城寨形勢相接自合乘伺機便進築臣以本
路兵將新破宥州及夏州東日密壘賊衆驚潰臣遂進
築杏子河盡依累降朝旨正在長安嶺以來與新建城
寨氣勢相接合乘機便進築復準樞密院劄子所有餘
經營去處如委係合要固護籬落須至進築亦未得興
功仰先具的確利害奏候朝旨臣尋具開公羅谷等處
合修築利害聞奏自後未蒙降到許令進築指揮將謂
朝廷已下令本路進築至今年正月內朝旨下諸路遇

有進築城寨如合要和雇脚乘般運糧草材植等其所支雇直務從優厚亦降付本路臣方知朝旨却許進築遂具米脂合行修復聞奏其餘納木囊博羅特係新寨氣勢相接及補護離落要害之地雖合進築緣有碍去年九月聽朝旨方得興功之文臣若一一論列乞行改正方敢興功不惟於中外之勢不便兼往還旬月過此春夏之交天氣將暑六七月間賊馬漸肥難為興功臣遂乘此困弊未能大集之際除米脂用六將人馬修築

外開公只用第二第四兩將臨夏更添第六將共三將
納家囊用第三將第七將第五將博羅將更添第六將共四
將皆已畢工所有博子椽散子木橛子要子之類多就
生界採買其役兵並用防托馬軍相兼仍諭以朝廷犒
設唱賜屢有優厚之恩并邊境急難當及時興舉之意
以此人人勸勉有至一工為一工半或兩工者每寨不
過五六日而成既用將分不多及修築日數少以此比
之諸路所費及合得酬奬極有减省而將吏日夜暴露

實為勞苦竊慮政府以本路有違奏候朝旨之文及見其成就之速以為甚易將來推恩轉更鐫削無以為勸伏望聖慈候功狀到日特賜指揮依前諸路及本路前後進築酬奬例施行來脂畢工在三月七月至五月二十五日乃推賞王愍等惠卿止奏稱春夏之交必在五月前矣因曽布云尚有四次未賞故附見此十七日惠卿建節布已云云可并考

權刑部言請諸赴朝參宗室如有疾病請朝假申閤門令閤門報入内内侍省差使臣押醫官看驗如涉詐妄所差使臣申大宗正司施行其請假一日者正任以上

具牓子於閤門關宗正司遥郡以下申大宗正司施行若月內請過三日者亦報所屬差使臣押醫省驗每半年一次比較二十日已上取誡勵三十日已上罰俸半月四十日已上罰俸一月五十日已上取旨責罰即痼疾未能痊安者委大宗正司保明奏裁諸差使臣押醫官看驗宗室請假而看驗不實者醫官徒一年使臣知情與同罪不知情減二等從之

辛未吏部侍郎徐鐸言傅垣之乞磨勘改官緣垣之係

堯俞親子本部未敢便依常格引見磨勘詔傅垣之展一任如將來任滿合該磨勘改官仍降次等

癸酉給事中范鏜言祕閣校理知隨州趙㪙除司封郎中錄黄未敢書讀詔趙㪙除命勿行二十二日除　先是上詢曽布㪙何如人布曰塲屋中有聲但以呂大防薦館職及外議皆云是大防門下士上曰又是章惇衆皆言不曽商量忽出一文字言其曽論先朝改明堂為是故擢之云是太常張商英檢來又云葉祖洽曽言祀五帝為

是先朝所改為非上曰此羅織也若以此罪人則章惇亦必有之布曰陛下睿明天縱士類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廢一人則何可勝廢兼惇實有此論議如與司馬光爭免役事為天下所稱然其言亦未嘗以免役為是但云當除議改更不當暴發爾上云方澤誠可罪只是惇門下人故主張他布曰澤本惠卿親黨然惇於惠卿親黨過於已親黨無不主張者上曰何故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執政時惇乃門下士鄧綰曾攻之云為

刎頸之交半夜之客昨既復用許力引惠卿為右相陛下固嘗宣諭上笑而頷之按下文疑有脫誤既於此不諧故於惠卿建節及其兄弟親黨凡可用力者無不盡力惠卿兄弟亦兇横責望惇不細昨力引惠卿不諧其家皆大駡惇不得已答之云若朝論中九人以為不可一人以為可惇猶可着力令十人則十人以為不可惇無如之何方少觧上自祖洽論方澤極切齒而惇輩主澤不肯行上亦不平惇乃更擢趙叡以其論先朝改明堂禮文

為是而祖洽以為非欲因此中傷祖洽上是以有羅織之語也（六月一日方澤自虔徙萬）司封員外郎朱京乞罷國子司業除命從之京嘗為幸太學頌語有及先朝者蔡卞又謂京與曾布有連故亟白上從京請（京除司業在十七日甲子）

甲戌詔西京左藏庫副使康德輔特勒停坐擅役軍巡人也　詔陝西河東帥講議擾耕如何可以使其不得耘鋤已耕之地免秋成為邊患（三月二十四日詔六月末楶奏可考）又詔涇原一併進築沒煙前後峽曾布言今歲諸路蠶麥

俱大稔惟陜西沿邊旱自此月十六日環慶涇原皆得雨露足二十日乃止云遂為豐年故令涇原一併進築

並布録

甲戌

乙亥詔永裕陵添展封築禁艮角斜長二百三十五步至白虎澗西垠二月四日八月七日

丙子樞密院言蕃官三班奉職都勒淵登等乞改賜姓名詔並賜都勒淵登名懐順都羅摩尼揚昌名懐忠　大理寺平定軍勘到供備庫副使前知寧化軍馮維舉宣

德郎平定軍簽判王宗旦供奉官監押劉舜元將公使
庫錢物回易幷在任興販等事該赦及赦後虛妄詔馮
維舉特除名勒停王宗旦劉舜元並特衝替　樞密院
言河東路買馬科定州軍匹數致令市戶於別路陪錢
收買詔樞密直學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孫覽特降為
寶文閣待制覽數與密院爭事語侵曾布布不能堪於
是布言河東不因出師無故差雇脚乘一路騷然至有
七十千雇一槖駝者急止之民間所雇脚乘已集於河

外帥司尋放散然民間已糜費矣又分下州郡科買馬至州郡出分據付百姓往陝西買馬中官秦州繳公據申密院密院屢令改正而終不從此亦當施行其罪狀過滚遠甚上曰此不可不行布退以語三省三省亦皆以為不可不治兼有實不須更體量也三月十三日十月二十九日明年四月二十五日可考覽本傳云覽治邊數有功而議事多與執政不協乃坐軍期嘗下屬部市馬雇畜毋降授寶文閣待制言者又摘奏中語落職提舉集禧觀仲游誌孫覽墓云既城榆木貯米脂直於是秦晋始合而怨不得至麟府是時章惇子厚為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乃移書

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嘗聞餘議於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竊私美至計便策無已而今反欲速何耶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儲畜是擾也即以功進樞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為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謫也復祕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三月十三日詔書恐即是章曾欲取靈武之議也覽進密直在紹聖四年三月十六日降寶制在元符元年五月二十九日相去一年有餘畢仲游但取行文順便頗失事實要當刪取之元符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臣僚云云當考

丁丑御批大禮御營四面巡檢下所差人馬大段數少又非常日時暫出城可比自今後可依下項差仍並於

上四軍選御營廵檢下每員各步軍二百四人內將校四人節級二十人馬軍一百二十人內將校二人節級十人青城至郊壇廵檢下每員各步軍一百二人內將校二人節級十人馬軍五十一人內將校一人節級五人御集五月三十日下　先是曽布議用趙屼為樞密都承旨三省皆以為可既而朱京罷布曰屼亦當更熟議蔡卞笑以為然遂託章惇并黄履閲屼章疏惇曰已閲一策無他語布曰屼元祐中嘗攻范純禮不當為太常少卿是

日甲戌許將蔡卞皆不入履獨封屼章疏示布曰嘗乞召還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云此數人學術器業為世所稱忠言嘉謀見於已試又言王安石用事子弟親戚布滿華要自是習以為常乞如祖宗故事仍之雖云內舉不避嫌其實不能無私意於其間也履以謂擢之必有議論恐并以故栖不保不若默已為佳爾（屼故栖當考是年八月八日自鴻臚少卿改太僕）丙子布白上累曾奏以都承旨闕人亦屢與三省論議未合昨欲除趙屼又以其曾為元祐

言官終恐未安上曰三省必不肯布曰士人中熟朝廷事容止詞令可觀如韓治亦可用但以忠彦子恐亦不免人言上曰章惇曾言治於劉摯門下為半夜客恐難用布曰臣固知用治人必有言但以韓琦有功於國如忠彦自給事便遷尚書恩禮特異若以琦故用之則其他皆可濶畧上曰粹彦如何布曰粹彦資太淺亦恐未歷事如治則以嘗為吏部郎中又見作校理止換一直閣便可為故敢及此上曰但與三省商量布曰次第必

難容止詞令及祗應儀範亦豈有天然詳熟者此又非難事縱生踈一兩月亦便習熟上亦深以布語為然布欲用郭知章而黄履云知章別有任使處上曰知章亦好布曰只為見任差遣已高上曰與一待制又曰兩制中有人否布曰兩制中如呂嘉問容止詳熟亦可為然愉巧不正之人臣不敢引置陛下左右上頷之布至都堂具以上前語告惇及治惇果有語如上所諭云此不敢聞命又云治字循之衆以其心難測目為循海雖族

人亦莫不惡之摯與忠彦多為此人所壞布曰此更不須議屼嘗為元祐言官亦必紛紛不若只用知章如何衆莫不稱善惇仍曰便與一待制布曰德音已許卞曰極穩當將履亦皆以為允議遂定自宋球卒承旨司闕官嘗擬用王師約及曹誦既皆不可得詞令於郎官少卿中選人而累與三省議亦不合或云趙令鑠令鑠八月八日自太僕卿遷鴻臚卿可而亦上所不悦惟屼頗可用履又力稱之及閲章疏乃如前云云而罷遂定議用知章欲將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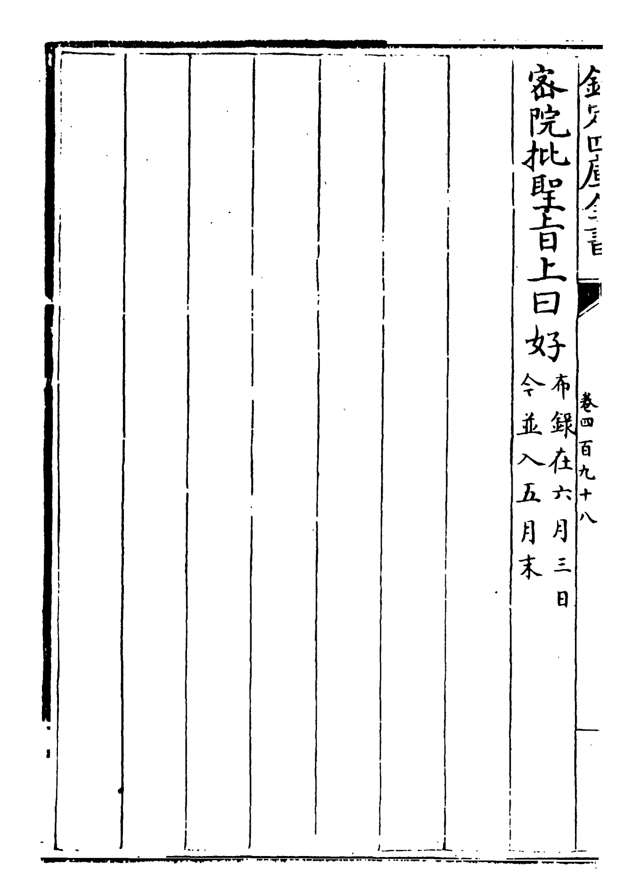
頗更欲力引知章為西掖上問知章文字如何布亦稱之上曰曾見知章文字否布曰但見章疏爾然南中士人多爽邁必亦不至不稱職上頷之及進呈知章除承旨上顧三省再三問如何三省皆曰平穩上曰中書舍人闕人且别擇人布曰舍人亦嘗只置一人上云本六員一員太少布曰密院闕人已久舊未用士人以前自有諸房承旨一員謂之都宣自先帝改用士人所隸職事非前日之比及外司并諸路申請文字不少今但以

一副承旨吏領之文字稽滯已多矣不可闕人上曰趙
屼可用否布曰臣固欲用屼但以元祐嘗在言路恐不
免人言聖意謂可闊略乃可除上曰有文字否布曰臣
不曾見編類章疏但見黄履言屼有章疏乞召還傅堯
俞王巖叟梁燾孫升為侍從言官仍云學識器業為世
所稱忠言嘉謀見於已試蔡卞亦云臣曾見實有此語
上曰如此即不可只為有文字布初以謂卞不知履亦
令默已及此乃知卞已知之布若不言俟有除擬必紛

紛矣先是惇又言岍有三章言訴理事為仁政令聞稍緩乞督促施行以終大惠上未甚以為非及聞稱薦嚴叟輩則毅然以為不可已而惇謂布曰上欲用宋深如何布笑而已及對上果欲用深布曰深未嘗歷差遣恐未可峻擢若欲近下用人則不若張宗卨宗卨久在閤門累經先帝任使宗卨以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為通事舍人在紹聖四年七月十七日上曰宗卨亦得只是不曾與說話布曰才術雖未知可然老成熟事比之宋深則有間矣昨使瞎征邊人多言

其辱命禮數閒頗為瞎征所屈但以事在境外不可推究若一旦峻遷恐人情未服上曰且更與三省商量布退具以上前語告三省卞亦曰深奉使事亦煞曾闘人說布曰深都監監押亦不曾作貼驟遷知州軍已為過分矣衆皆然之此段布録在六月一日及進呈上猶以宋深為言顧三省問如何皆唯唯而已唯蔡卞言莫也不妨布曰承旨旦本院職事不敢不盡愚衷深恐未可用上曰莫只為是宋球姪不欲令相繼為之布曰不然只為未更

任使恐人情不服臣嘗以為承旨乃陛下左右親信任使之人若用非其人不惟於職事有害臣亦得罪天下士論上云張宗禹可為則是人做得布曰宗禹在閤門二十年四次引伴高麗又曾接送伴北朝人使及曾入國與深不同上問三省如何皆曰宗禹亦熟事上乃許布曰只令權管勾候有正官罷若試之可用則遷不可則黜上云甚好宋深却與閤門通事舍人布曰此無不可陛下但且收用徐覲其可用擢之未晚然宋深只合



客院批聖旨上曰好

布錄在六月三日令並入五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五月十九日詔 權吏部尚書葉祖洽言近照驗在部官脚色狀伏見方澤於熙寧十年為提舉官奏請乞放罷見雇役人將三等人户仍舊差役坐不知職守詔送審官東院與合入差遣而澤於元

祐二年訢理遂得除落元豐指揮繼除知州差遣紹聖以来亦相繼擢用外議未安近雖以私謁后族得罪然其大惡未正典刑伏乞取索澤前件事因看詳施行詔徙澤知萬州三月十九日澤知虔州又五月二十六日上云方澤誠可罪　涇原奏已進築没煙前後峽河東沿邉安撫司奏定到順義軍牒本軍以北客舊自東偏頭税場入乆良津和市今移於賈胡疃已指揮本津不得與自新路来者交易又移牒請其改路也布録戊寅已而河東經畧司言沿邉安撫司

不由經略司擅定牒本奏及差官體量乆良津改路事違法詔沿邊安撫司放罷令今後遵依條約束施行布録

庚辰令并此

庚辰詔太中大夫鄭雍提舉崇福宫本處居住雍已病乞小郡故有是命　三省言左右司奏按元祐紹聖大禮兩次朝旨差提點事務及天授傳國受命寶遇大禮未審出與不出詔自今大禮提點事務官令禮部申尚書省取旨差其天授寶依令奏請降出　詔秦鳳路輟

步兵五指揮應副凞河布錄

庚辰 詔轄正進奉人嘉香令禮部量估價回賜禮部言嘉香法當燒毀押送伴所乞給還上欲厚轄正不與校令量支與錢章惇言不可啟例恐後無以拒之曾布乞量宣諭自今進奉人更將到即不回賜上曰如此甚善

辛巳詔非袒免親應舉推恩有司建明寖失先帝初令之意及見今多有貧乏之人自令袒免親鏁廳應舉並依凞寧二年十一月指揮應給錢米者並計口支破其

應干條貫令有司修定以聞　吏部言八路合使員闕除二廣已仍舊在任射闕外四路勘當欲將本路合使員闕並仍舊制許在任指射其應干事理亦請依熈寧元豐舊法并見行約束施行其已修夔州路差官條仍乞重行改定從之　尚書省言大理寺修立大辟或品官犯罪已結案未録問而罪人飜異或其家屬稱寃者聽移司別推若已録問而飜異稱寃者仍馬遞申提刑司審察若事不可委本州者差官別推從之　通直郎

龍圖閣待制知宣州沈銖卒

甲申詔祁州防禦使同知大宗正司宗粹知大宗正事給事中徐鐸言進奏院除揀中副知書寫人等存留九十人外其進奏官有文字稍多聽保雇一二人相兼其奏報等文字經監官簽書定本方許傳報或官員差除未經封駁私先傳報及雖於法許報事與元定本不同者並科杖一百罪許諸色人告從之新無樞密院奏今據李忠傑等指說貼到涇原熈河蘭岷路與西界對

境地名珠旺去處地里遠近圖詔涇原熈河蘭岷路經略司子細講議將来逐路各令合自甚處及約至甚時如何次第經營進築除熈河秦鳳兩路兵馬須會合作一頭項出入其涇原熈河兩路如何分頭出入可以得聲勢相接互相照應逐一詳具的確事狀結覽保明聞奏此據章楶奏議合用布録別修布録甲申同以李忠傑朱智用所畫熈河涇原對境地圖大約云没煙去天都止六十里天都去覔摩會止二十七八里覔摩會去打繩川七十里打繩川至會州八十里而熈河會寧關去打繩川止一百三十里若兩路相為聲援則来春便可於天都及打繩川進築以次據會州則河南之地

皆為我有令熈渭兩帥更切看詳體問所圖山川地里是否及將來如何次第經營進築可以得兩路聲援相及具詣實聞奏

乙酉保州故知州董元仲男三班差使龔衣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知保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

考功員外郎劉逵為國子司業　中大夫知亳州林希言奉勑撰到渾天儀象碑文詔送渾天儀象所立石

刑部言請依元豐勑重法地分刼盜不以人數並行重法竊盜三犯杖配本州從之 新無

丙戌樞密院言鄜延河東涇原熈河蘭岷路進築城寨各已畢工乞依環慶路委官按視詔鄜延路差陜西路轉運判官李譓涇原路差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陜西等路茶事黄敏用河東路差權河東路轉運判官李延嗣熈河路差提舉秦鳳路常平張行親詣逐處詳檢驗詣實保明以聞十一月曽布云云　詔諸路走馬承受任滿酬奬令樞密院審按任内如别無違犯或侵越事依條推恩其本處保明聞奏指揮勿行　詔應輕重傷人並令諸

路走馬承受依條點檢覺察施行應以首級詐作首領

鈐轄之類妄求恩賞據所冒合轉資數並依以老幼婦

人首級妄冒施行　詔永興軍等路創置蕃落十指揮

以西京作坊使永興路都監鄧咸安兼總領新置蕃兵

將其提舉訓練並依將勑施行布録蓋因利珣奏乞也　罷走馬

承受三日一奏平安布録　大理寺言防送已决編配流

移覊管人而有縱失者準其亡罪論如縱失囚法不以

日久坐亡罪輕有縱失者準其亡罪論如縱失囚法不

以日者刺配準起徒二年餘準杖一百故縱元犯強盜配軍軍人配鄰州公人配本城仍不以赦降原減配軍逃亡捕獲者元配沙門島及元犯持杖強盜謀殺人並罪至死貸命并會降及因親屬或得相隱者首告減等並依上禁軍法如逃亡後不曾别作罪犯或雖有罪犯而情理不至兇惡罪至死者並奏裁不持杖强盗罪至死貸命并會降或因親屬得相隐者首告減等并餘元配廣南及遠惡處者並依下禁軍法元配三千里以下

及指定州軍或路分配者依廂軍法即逃亡後曾歸本州縣係捕獲者元配本州即配鄰州鄰州配五百里五百里配千里千里配二千里二千里配三千里三千里及廣南並配遠惡處其指定軍州或路分配軍無元配地里者並配重役處以上應行而未至配所逃亡者準此即比犯罪不該配而特行刺配或比元犯特增減地里刺配者並以特配地里為法從之新削

宣政使成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馮宗道卒特贈安德軍節度使謚

良恪

丁亥大理寺言人吏每三人為一保保内因本職犯贓罪許經官舉發知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三等即事發逃亡量所犯輕重均備賞錢或監錮收捉其衆人不得保者相度去留申尚書省從之新削録此五月乙丑可考

戊子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提舉常平免役勑令成書頒行賜詔奬之仍賜銀絹三百匹兩　提舉永興軍路常平等事蔡肇言奉旨體訪得邠州自去年秋場和

糴不行致闕軍糧事勢急迫遂將所少數目科放與在州及轄下四縣其有斛斗停蓄之家即隨麤細色分數存留外其並令中賣入官詔朝請郎陝西路轉運副使邵龥朝奉大夫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劉河各特降一官展一期敘其後蔡肇具到邠州科配斛斗支錢留滯官吏知州仇伯玉降兩官送吏部通判張德淑衝替觀察支使李寬推官樊詢並差替　詔陝西河東逐路帥臣及見任宰相執政親戚謂於編勅合迴避者除見充帥

臣監司知州軍并城寨及兵將官應出入者餘雖有職事不許赴軍前如帥臣親臨許帶書寫機宜隨行軍指使前去其門客親戚亦不得隨軍出入違者並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政和元年七月十八日檢會此指揮乃係之元符元年六月十三日據實録乃六月十一日也　先是涇原走馬承受利珣自熈河入奏與曾布具言前任鄜延見呂惠卿欺罔不公事狀云二子在前軍撓將佐職事又云李夔呂濰止在塞門寨及賜茶藥即與隨軍一處受賜又云負犯停替選人隨

軍冐賞不少又呂雝有壻姓李亦在軍前數受賞親戚故舊冐恩者衆人又云苗履討蕩歸點檢首級多嬰孩方退納未了間珣有涇原之命便牒珣云已差謝走馬替珣云走馬須交割職事不肯替遂召珣飲茶且語珣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又欲特送珣五十壺意欲止其退難珣拒而不受又云惠卿獨親信王亢李希道云亢極無狀昨於塞門踏逐安遠寨地基去舊寨南十里四面皆無以控扼賊馬來路及所築城寨多滅裂恐久不

可守又云欲人呼作相公怒珣獨以覲文日之凡此語皆上聞上甚訝之仍云惠卿要人呼相公只為他要做耳三省密院同呈利珣劄子上亦頗道利珣語因及帥臣宰執親戚事曽布言臣昨辭向子莘恩賞正為此今呂滙呂淵皆當八九次推恩以至浮浪選人及至負犯停替人隨軍禁止因利珣令來極陳可以立法上深然之遂令立法再對上又云珣道惠卿事不一布曰城寨當如環慶差官點檢餘一一立法進呈次又許將嘗為布

言章惇意欲以惠卿帥長安溫卿帥延安故於長安遲遲未肯差人布曰如此是誤朝廷與節鉞也布亦常以白上曰何敢如此布曰惇不曽與臣言但見許將云爾及利珣来極言鄜延城寨不如法令再任乃破其姦謀兼以他人代之必不免有言然則惠卿之欲帥長安可知已於是降詔十一月戊子布録在九月丙寅皆用珣言也上問宰執親戚為誰布曰向子莘是臣壻鄜延勾當李夔是黄履甥章縡是惇姪惇曰縡已罷布再三對上曰黄履乞罷

李夔布曰如此則臣亦乞罷向子莘上曰甚好惇又言有摥黄寀為河東運司屬官亦乞罷於是子莘李夔皆罷　樞密院言請進築城寨部役使臣先於準備將領準備差使及部隊將使臣内差如不足許於本路州軍見任官内差又不足方許差得替待闕使臣據所築城圍大小差撥每百步部役使臣不得過十分其防托及般運官員使臣仍據實用人數差不得過有冗占都副壕寨隊部役防托使臣並俟城池樓櫓畢工方得起離

不得先回違者委統制官隨軍走馬承受覺察以聞諸路出塞討蕩進築除經略司所差隨軍使臣外許統制同統制官將帶使臣出界内統制官不得過五員同統制官不得過三員仍並指名申經略司差撥應文臣非應副調發錢穀材植及諸縣令佐部押人夫脚乘外並不得將帶隨軍出入其照管醫藥飯食之類並選差指使仍依近降指揮奏使臣充即停替負犯之人雖係大小使臣須曾有戰功才勇為衆所知者方得差使仍依

近降指揮奏保朝旨功狀令統制官具録一本關走馬
承受使臣照會内有僞濫妄冐及不合隨軍之人令密
具以聞如敢隱庇或失點檢其走馬使臣當議量事理
輕重特行停替貶黜應於法不合隨軍之人雖立功勞
並不得保明聞奏應兵將官及城寨使臣非職事相干
及本路見任官因勾當公事經過並不得接見即因而
有所請求并犯人並取勘奏裁仍仰經略安撫司轉運
提刑司互相覺察聞奏走馬承受亦依此覺察施行已

上違者並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從之新錄無此舊錄係之九日此段當即是十一日曾布所云上因利瑚陳鄜延浮浪買犯停替人隨軍令布立此法也要合附十一日詔後

己丑龍圖閣待制知瀛州虞策知永興軍龍圖閣待制知潁昌府盛陶知瀛州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呈左司諫陳次升乞除永興帥衆皆曰久闕當除上曰誰可者章惇欲差虞策上曰無人且令去又呈高陽帥闕上曰誰可惇曰盛陶或張商英上曰高陽須兩制布曰若差

即須與待制上曰自甚官除蔡卞曰太常少卿布曰曾直龍圖閣如呂嘉問亦是卞曰嘉問曽作修撰與商英不同上曰昨欲除權侍郎且不可况待制乎布曰商英久次與臣及惇將同時作檢正官資序已深兼以在外任使故議及上曰且用盛陶還了得否衆曰高陽無事惇曰盛陶曽作高陽通判必不可為上從之蔡陶商英皆布為三省發端三省固疑商英之難進也再對布言適所以長擬進商英者蓋欲與一在外差遣以資序深

故欲以此處之上笑曰與一修撰外任可也策尋以親疾辭改知杭州知杭州寶文閣待制李琮知永興軍八月丙子策改杭琮知永興十二月二日丙子商英除修撰發運使 皇城使高州刺史帶御器械閻安為內侍押班 三省樞密院進呈御史中丞安惇乞約束進築城寨差官員數及親戚冒賞等事大抵皆已行遂進呈訖布錄己丑布稱大抵已行蓋十一日戊子已有指揮禁約也

兵刑部言軍須納衲襖並隨器甲給納若應納而隱占服用或令人服用過三日者並以違制論即非緣戰

守而輙借用若借人及借與人者凖此已上並不得以赦降原減從之新無　吏部言諸州通判幕職官縣吏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議事通判幕職官仍於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從之

辛卯蕃官東上閤門使雄州防禦使㷀河州部落子將權涇原路凖備使喚李忠傑并皇城使賀州刺史河州部落子巡檢李世恭見令諭忠傑世恭令差往涇原㷀河路宜立竒功當有厚賞忠傑世恭頓首謝各賜槍袍

牌東帯等又問曽知天都山已入漢界事否忠傑對往坐處去天都不遠又問欲往熈河照管部族否忠傑對聖旨令往則往上曰且令世恭暫往紹聖四年十二月末可考　詔權發遣陜西轉運副使公事閻令與提點刑獄孫貫同共管勾鄜延環慶路計置糴買糧草應副軍須事　涇原路經略司言進築没煙前後峽兩寨畢工詔没煙前峽以通峽寨後峽以湯盌羌寨為名章楶以下第賜物有差紹聖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初建議是七月八日推賞布録湯盌羌作威羌當從實録　熈河奏

鍾傳出界殺獲三千餘級止有四百餘級在會寧以裏棄埋定驗有實餘皆在界外棄埋難以定驗詔張詢告諭將帥令依近日吉陳首改正餘在界外棄埋體問將佐詰實保奏如將来彰露不實將佐重行黜責布錄辛卯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鍾傳將熈秦兵出塞奏斬獲到四千級元符元年七月八日秦州勘驗鍾傳以十五級為千三百級九日又差徐彥孚合行制

刑部言瀛州勘到知霸州李昭珙等昨為北人盜折霸州橋入榷場殺傷人兵並無處置亦不豫為防備該赦詔昭珙降一官權通判寇毅並

依衛替人例推官梁渙差替界河同巡檢王溥勾當榷場徐昌明各追兩官劉家渦莫金口巡檢賈岊刁魚巡檢楊拯各追一官並勒停河北沿邊安撫使東上閤門使資州刺史李諒落遥郡别與外任差遣副使劉方降一官機宜張崇差替始路昌衡歸自高陽極言諒强愎自任恐生事曾布因言沿邊安撫司亦累有探報並無措置自當降黜上欲便行遣布請俟勘到霸州守倅一處行遣上許之及是乃責李昭珙寇毅等先差替在紹聖四年今又依衛替人例

壬辰瀛州通判陸元長罰金二十斤以承勘北人入霸州榷場事不依朝旨妄有申請故也　詔以涇原路華亭縣步軍五指揮還熙河路先是熙寧中已撥隸熙河是年四月章楶乞還涇原既從之而張詢爭不已故有是命仍於秦鳳路撥五指揮赴涇原布錄壬辰并章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奏增入

癸巳將作監奏南郊青城奉旨修建殿宇仍畫圖聞奏今具圖樣未敢依圖修建御批差入内東頭供奉官勾

當御藥院劉友端同將作監管勾修置餘並依昨修北郊帷宮所得朝旨等施行仍令本監同今來所差官再相度畫圖進呈取進止御集六月十六日事

環慶經略司孫路言新築城寨所據橫山地土才十分之二三以巡綽所至則幾年若築之字平及威章巳定邊葫門四城寨畢則山界皆為我有蓋謂城寨之外百餘里間西人不敢耕種住坐曾布嘗病章惇以謂拓地已有次第而未知其實故遍下諸路問橫山起自何處至何處止東西南

壯長濶若干新舊城寨所據地土已及若干分數亦屢以白上而路所言地里不敢以不實但云四城寨畢則皆可有爾上覽之具見地里遠近之實甚悅

甲午詔編修常平免役勑令格式成書詳定官翰林學士承旨朝散大夫蔡京遷朝請大夫其餘官吏減年支賜有差　明州言高麗國今年七月遣使朝貢詔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帶御器械向滓為引伴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賈裕副之

乙未戶刑部言糴買糧草監門官以新繳帛香藥鈔入納到斛斗通理為糴數賞罰自客人陳狀限三日內納畢給與交鈔仍具元陳狀并納訖及給鈔月日申尚書戶部點檢若本場監官等無故留難或須令改充和糴者並杖一百委提刑司點檢覺察從之新削

丙申右司員外郎曾旼為左司員外郎考功員外郎謝文瓘為右司員外郎文瓘政和三年八月有傳　國子監主簿周邦彥為正字　是日左丞蔡卞乞罷徑出曾布奏事上諭

卞稱病請去果有病否布曰卞素羸多病比以隂濕故多腹疾然人亦多如此者卞善自愛衣服飲食皆有節適不爾無以枝梧上曰人固當自愛惇多自肆布曰然亦多病向若下血痔疾及病臓腑輒五七日不能出上笑以為然　先是卞以改元奏告南郊是日除禮部員外郎劉逵為國子司業逵呂嘉問壻蹇序辰之私而與二人者極不同士論頗稱之三省久議此除而卞以為不然會范鏜試人司業闕官遂進擬令逵暫權上曰何

不便除吏何權之有遂批旨除之卞翊日造朝怒色可
掬而知出於上旨莫敢爭既而數在告至是又除謝文
瓘爲左司亦卞所不與而於十八日又先得上旨不能
奪以至此除趙挺之爲中書舍人又欲進郭知章皆非
其所欲卞又嘗欲引葉棣爲左右史惇對上面斥之
云棣作二小文字亦有病敗不可用道着一句却有三
兩句道不着無趣操存心衆所不與不可用又欲引鄧
洵武吳伯舉亦不諧而所進用者又非其所好故積此

不平因欲請去是日西府奏巳赴觀音院又奏般行李
骨肉出府界皆無宣諭薄晩乃遣劉友端封還文字令
赴省供職後二日卞入三省樞密院奏事皆退立不與
上亦不顧巳而留身曲謝遂命友端押赴都堂上諭布
曰卞請去甚堅須待再三入文字布曰無可去之理上
曰無此理堅請別無事否布曰卞與同列多不同舊與
章惇密今亦不同無兄弟有嫌故不自安上曰卞兄弟
不相得布曰不知但聞其妻頗不相歡上曰京亦有妻

是甚人家布曰徐仲謀少卿家上曰兩人妻不相得布曰聞其如此上曰卞言無他只是羸病故欲去布曰勢安可去林希去尚未有人可代卞何可去上曰兄弟間是有嫌布曰然用京不若用卞上曰不同不同布曰誠如聖諭卞讀書畏義理誠與京不同上又曰不同不同布奏事退卞巳赴都堂遂往都堂見之視事如故矣上嘗語今范仲淹章惇多詆之曽布曰仲淹知邊事自寶元西事以來每以取横山為言無立朝勁正乃仁宗時

名臣蔡卞亦曰仲淹好處多在章獻時數以直言貶及仁宗親政却乞不深治垂簾時事此大節尤可稱布曰誠如卞言既退布竊獨怪卞知之而不能蹈之也布錄六月末今附此

戊戌河東路經略司言進築神泉寨畢工詔官員使臣等第轉官減年支賜有差四月十一日賜名布錄河東神泉賞功又環慶乞築萌門寨從之

祕閣校理陳師錫為考功員外郎布錄云三省除師錫考功士論皆以為允蔡卞獨不悅墓銘云為考功踰年自來係請求補外之人知宣州

已亥詔開封府界東西路都巡檢關係樞密院選差應諸路州鈐轄非節鎮大藩者在第六等知軍州諸路都監之下除宗室聽依舊添差外其曾任將副諸司副使以上及閤門通事舍人特旨許差者並差自來曾差人處或替雙員處都監闕已上內合帶權發遣者其請給並依州都監令新削應諸路以下

辛丑樞密院言聞西界編欄人馬及人户此舊日盤泊逼近漢界深處向去秋成賊馬糧草可資因此寇犯邊

界共諸路斟酌敵情事勢出兵討逐仍所至蹂踐使賊失收成之望庶為我利詔諸路帥臣各乘伺間隙出界蹂踐討蕩務在探報精審決取勝捷仍具措置施行次第以聞布錄涇原河東報西人頗近邊耕收詔諸帥相度出兵擾之 張詢奏乞今秋相度築齊訥納沁從之又乞李忠傑令章楶相度可遣即遣 太常寺言諸光祿寺官今後每遇祠祭大祠已受誓戒後及中小祠散齋日分其約束事件並從祀儀禁止郊社令亦乞依此從之

壬寅朝散大夫權河東路轉運使郭茂恂降為朝請郎以運糧草給軍雇車價小致擾民也布錄茂恂降兩官守倅各一官

三省樞密院奏鄜延大沙堆功賞應本將有官而更添差者以二人所合得賞分授并張若訥呂滙等更不推恩從之布錄壬寅大沙堆功在五月十三日　御史中丞安惇言伏思神宗皇帝聖神妙用固非當世俗儒之所能窺測至於勵精圖治明審庶獄天下莫不知之而元祐之初陛下未親政事姦臣乘時議置訴理所凡得罪於元豐之間者

咸為雪除歸怨先朝收恩私室意者呼吸罪黨用為已助未審當時有司如何理雪儻出姦意不可不行改正欲乞朝廷差官將元祐中訴理所一宗公案看詳如合改正即乞申明得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詔蹇序辰安惇看詳内元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其職位姓名别具以聞舊錄以開卞云正先帝刑法也新本削去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龔夬奏罷此指揮序辰先有是請上難之於是惇復建白蔡卞勸章惇使必行令序辰與惇及徐鐸同主其事自後

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啟之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云曾布自叙云是月屢見三省言安惇既除御史中丞遂乞差官看詳元祐中理訴文字却依元斷施行既而取索到理訴者凡八百九十七人許將黄履及蔡祖洽等皆因他人理訴得還所展磨勘年月三省以動衆稍遲之惇再章以謂聞廟論以人衆不可施行惟其人數多尤宜改正此乃元祐人欲彰先朝濫罰之多也三省聚議从之乃定得旨但令惇及序辰看詳元訴

狀詞及訴理所文字語言有於先朝不順者具姓名以聞已而又言令將親批聖旨翊日再進呈乃下衆皆稱其平允此論本出序辰序辰於前年作右史日已嘗有章乞追改上留中不出今以付之亦以杜塞其紛紛也然猶乞別試所置司看詳限半年結絕尚有張皇之意但以得旨如此諒亦無以增加爾此據曾布日錄陳瓘尊堯集及餘言增修曾布日錄論看詳訴理已附見紹聖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王宜罷提舉時陳瓘尊堯餘言曰臣聞常立上殿時葉濤在史院曾布主葉濤哲宗之得見常秩行狀也卞等意布濤奏之於是又作訴理之事雖布與濤而羅訴

理之禍者七八百人訖於曾布之事流離破敗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安惇傳惇為御史中丞奏訖委官取元祐訴理所公案看詳改正中明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遂詔惇與蹇序辰徐鐸同看詳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者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自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熈豐以來斷過刑名輙行奏雪訴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葉仲蘇嘉朱光裔吳儔陳郛乞加罪時摯等已謫逐仲等皆坐謫事在二年三月十六日按徐鐸傳乃不載同看詳訴理當考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章楶言乞應沿邊諸州軍縣鎮城寨堡子糴買去處預揭牓告諭人戶不得與官中爭糴增長物價如將來官中收糴不行歲計闕乏即委所屬官根

括停塌之家積蓄斛斗各計本家口數銷一全年所用斛斗外其餘盡依逐處和糴場價例收糴入官詔從之應陝西路準此　鄜延路經略司言差副都總管王愍統制諸將人馬出界與西賊鬬敵得功詔主將已下等第轉官減年支賜有差　是日都提舉賈種民自修汴河歸上諭曾布種民修汴河乖方布曰種民言汴河作刺子乃發運司指揮渠所作東水未曾用無不曾多費功料止費本司錢九十餘貫措置亦不至乖方但從初

發省功費以集事勢必難集臣先曾敷陳以謂今須開汴口一兩月用功開淘其水勢散漫處須用梢樁狹河即自通快上曰近日漕運全不可行布曰近得雨後水稍通已兩次防河大約荼磨費水最為汴流之患今已廢矣上曰須作水櫃布曰種民昨不欲作水櫃用心却可嘉蓋為百姓莊園廬舍墳墓皆須毀壞故以為難無種民昨到水櫃處百姓極有不遜之語故種民不敢當此事若其他有可經畫不與百姓爭此地亦所惠不細

上云水櫃必不可闕布曰若必不得已須為之上又曰種民却不至乖方然漕運却行不得布曰種民雖不乖方但無功亦可責上曰章惇主之布曰衆謂如此必是也御史蔡蹈劾種民措置乖方枉費功科乞先行放罷不從蔡蹈云云據蹈奏藁

甲辰詔入内供奉官涇原路走馬承受利珣減三年磨勘仍依條比折賞職功也珣言鄜延走馬謝德方涇原王景先皆以親戚冐賞詔並放罷布錄　户部言提刑司

提點坑冶鑄錢司各據所轄州縣坑冶催督敷辦祖額
置籍勾考每歲令比較增虧提刑司限次年春季提點
坑冶鑄錢司限夏季各具全年增虧分數保明奏聞及
申户部點勘韶州岑水潭州寳豐永興銅場逐路提刑
司官每上下半年各廵歷一到本場按察點檢訖具措
置利害及本錢有無闕備因依條畫開奏及申户部從
之新削　大理寺言知强盜及持杖竊盜之情而藏匿若
過致資給及漏露消息令得行盜及隱避者並罪至死

及應配者並配本州彊盜死罪情重者依重法地分窩藏法仍奏裁窩藏重法地分刼盜罪至死配遠惡妻子五百里編管再犯配沙門島以上盜者情重窩藏人當行處斬家産給半充賞即盜罪至徒流者配五百里妻子鄰州編管再犯配二千里並許人捕家産給三分充賞從之新削

乙巳權河北路轉運副使兼措置糴便黄實進對實因陳鈔法之弊上曰錢鈔本以相權又問河北人材上曰

今日人材之乏為甚然天下豈無人材它日上問曾布曰實如何布曰實亦惺惺曉事但林希嘗言其以女嫁蘇轍子陛下必得知上曰然又曰乃章惇甥也後又語及布因言實兩女嫁轍二子上曰不如是亦可使爾布錄論實在壬寅今附此

詔高麗朝貢並依元豐條施行元祐令勿用舊云復先帝待遇高麗法也新削去

詔賜鳳翔府戶曹參軍王之彥家絹二百匹以之彥赴沒煙峽宣勞致病死也

先是章惇召曾布女壻衛尉主簿吳則禮令語布曰蔡黨見

窺甚急當過為之備又曰有言元豐時不得舉辟執政親戚乞檢舉施行二十三日序辰云云仍云王斿權貨正犯此言不可不知時五月壬申也後三日惇留對甚久其夕吳居厚過布言適奏事殿上上忽問何以舉王斿斿乃蘇轍門下士居厚曰元祐中在外故不知上又曰兼是曾布親戚居厚曰臣與斿鄉里故舊又臣曾知咸平縣舊吏民尚來見臣極稱斿治狀臣以此薦兼斿是通判資序權貨亦監當場務爾無僥倖上曰只是有人來說既

而進奏院報有旨遵守元豐四年條制施行在京舉辟處不得舉執政有服親已前有舉者檢會取旨布錄在五月二十五日壬申及二十七日甲戌它日布奏事畢布錄在六月四日辛巳因言臣竊聞臣寮言執政親戚不得舉辟在京差遣事臣實有外甥王斿提舉榷貨務正礙此條然此法乃元豐四年所降至元豐五年官制行內外舉官悉罷故此法亦廢後來稍復舉官法失於舉行此令上曰衆所不知吳居厚亦曰不知布曰此誠不知若非蹇序辰於史院檢見此

條人不知有此法若此法見行豈惟臣所不敢吳居厚亦豈敢公然犯法事雖如此然臣身在政府不能使親戚遠嫌以致物論臣實有罪大臣當奉法守公以身率天下乞重行黜責臣亦足以警衆上曰本不知不妨兼王存亦是蔡卞親戚布曰雖然臣自有罪豈敢更引他人以自解兼聞議者又言臣男纓亦是奏舉臣在政府有條一歳得陳乞親屬一差遣臣男纓昨為開封功曹係用臣合得恩例申尚書省陳乞都省下吏部勘當依

條差即非舉辟兼在任近一年却為路昌衡舉王幾作府推衡罷並不得歲月路昌衡曽来謝臣云失契勘却不知王幾妨礙工曹臣云舉官豈得如此兼臣男雖衡罷自須却得一陳乞差遣一無所妨臣曽以此語葉祖洽祖洽云不惟如此祖洽有妻弟為府掾一日府官聚廳昌衡對衆云近舉王幾却不知與功曹妨礙極以為慙竊聞議者亦謂王幾是臣親戚幾取臣妹臣妹亡已二十五年臣引幾以衡罷臣男似不近人情兼昌衡之

言如此可見臣無所預上曰鄉男已銜罷布唯唯上曰論者只是説王存一人不曾及此兩事王存是蘇軾轍門下人是否布曰衆皆言其如此恐必是上笑而已布又言臣自待罪政府以愚直故於議論之際多觸衆怒常恐不免有讒毀中傷之語非聖意主張保全何以得至今日上曰是布又言序辰以謂大臣不與人為交私則可以展布四體盡心國事臣此心惟陛下可亮臣數對三省言吳居厚不可進擢居厚無不聞之在人情

於臣但有怨怒臣必不與居厚為交私上笑曰卿斥居厚多矣安得有此布曰臣犬馬赤心不敢不盡陳於陛下然臣與王存實有服親無以逃責臣未敢陳請待罪上曰不須如此布遂退祖洽語布曰惇於上前呈序辰所言乃云不干它人只是曾布親戚三人蓋得之黃履又言履云惇平時與布笑語甚歡才背後便別許將亦語人云此其小者其他毀傷之語有大於此者非一是日六月二十八日乙巳詔王存罷榷貨務戶部官各罰銅三十斤

開封舉張元禮亦然元禮乃林希壻也

丙午吏部言官員係朝廷差出除在任人自理在任月日其非在任之人緣軍期邊事刑獄及往水土惡弱處聽理在任若朝廷差委勾當餘事如無稽違以二日折一日理為考任及三年已上者申尚書省樞密院審察事體重者取旨或與理為一任從之　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近準朝旨節文令逐路帥臣更切講議如何措置可使賊不敢並邊耕牧住坐其已耕種去處即相度

如何於鋤耘之際可以使其不得施工免致向去秋成資助賊糧別生邊患三月二十四日又五月二十七日詔可考臣契勘本路新築没煙後峽寨咫尺天都最是因形勢困擾賊聚去處見委折可適子細體訪彼處耕牧住坐遠近次第若有機便欲於七月半間量數差發人馬乗月夜行往彼處攻討為倏往忽来之計臣前此兩次遣將淺攻若無所獲或言賊衆前期知覺豫作準備及四散逋逃今来舉動理須改圖竊欲少着人馬只用五七千騎已来所

貴易為差發諸事祕密不至漏露兼選鋒鄉道之人得部落子方堪使喚近蒙朝廷差李忠傑并手下部落子二百人來本路至時决得隨軍出塞契勘環慶路蕃官皇城使慕化舊在臣麾下委是得力屢曾遣使隨逐折可適出入攻討彼此諳委肯相營助欲乞前期旬日間權暫於環慶路輟借蕃官慕化并部落子二百人及逐人脚下馬過本路使喚攻討了日便行發遣來往只是半月二十日之期黄貼子蕃官慕化日近因護築到本

路臣密以前項擘畫間化并說與欲借助人馬之意化
極欣喜願来本路使喚遂録到狀内所指部落子姓名
今来所陳如蒙俞允即乞不顯事因直作朝廷指揮令
化帶領所要人馬来涇原路幹當不得占留若說事因
竊慮環慶帥臣歸罪於化外蕃西賊耳目於環慶路最
長彼探知時暫於他路差發過人馬来涇原必料欲往
淺攻如此則雖出無益也又狀内所指期日未敢决定
容臣更切探伺量宜展縮若賊中添屯人馬嚴作隄備

或是住坐去處地里大遠即亦難為必去攻討只緣乞差發他路蕃兵理須預有奏陳　樞密院奏勘會涇原路近進築没煙前後峽城寨了當去天都咫尺乃西賊必爭之地兼西人近於隆德寨九羊谷以来出没又於壍溝段大道穿壍作壕深慮賊馬不測侵犯邊界合要知次第人率衆伏截掩殺本路闕少得力蕃官使喚其環慶路蕃官皇城使慕化熟知蕃界山川道路可以為鄉導出入須至權暫差那帶下項部落子前去涇原路

應副出入使喚其環慶路雖於今秋有舉動去處緣今来只是差慕化一名并手下部落子二百人騎即於本路未至闕事須議指揮詔令環慶路權暫輟那蕃官慕化及上件部落子二百人騎暫赴涇原路經略司準備出入使喚限七月半以前致涇原路仍等第量支與盤纏錢無令有所陪備及不得更有奏請占留住滞仍令涇原路照會收管候到優與存恤照管候慕化等指引得本路人馬知出入把截次第立便遣還環慶路其占

留存在本路不得過一月六月二十四日布錄令諸路帥相度擴耕故以此奏附六月末旬此須別加刪修吏文太多故也章楶又奏本路去年進築平夏城靈平寨了當添置十一將後来接續修築鎮羌九羊通峽盪羌共四寨雖已逐旋那移馬步軍前去至今不曽別置將名今乞以通峽盪羌并九羊寨三處見管防守正兵及新招弓箭手馬步軍共為第十二將仍乞以勒停未叙復人前皇城使成州防禦使折可適為正將降授供備庫副使曲充為副將或朝廷以謂追奪未久

未經敘復即乞且令權管職事從之棄以元符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奏八月七日又奏十九日乃得請今并附此或移入八月十九日